

■新作聚焦

丁晓平报告文学《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全示录》:

历史的长镜头与教科书

□丁晓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共七大召开80周年。七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建树,确定了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七大闭幕之后两个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过了四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纪元。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军旅作家丁晓平基于对题材独特价值的敏感和认知,依凭其党史书写的丰富经验和特异能力,写作出版了这部博大厚重的报告文学《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全示录》(以下简称《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这部90余万字的七大历史叙事,以历史长镜头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七大会议的全程和内涵。作品以对七大精神的精准领悟和把握,通过典型场景和细节的特写,彰显其中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历史启示。这是一部不忘初心、致敬七大的历史报告,同时也是一部对新时代兴党强党、治国理政颇多裨益的启示录。此作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中共七大,题材开拓取新,结构开合有序,叙事厚重丰富,正大之中不乏故事的生动趣味,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同时又有史志文学的意义。

不忘来时路,致远开新篇。党的七大是一次特殊的会议。这种特殊不仅体现为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还反映在会议时间的长度上。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召开,6月11日闭幕,共50天,距离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长达17年。八大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与七大相隔11年之久。此外,七大的筹备时间特别长,会期多次变动。这种情状一方面是因战争等外部环境制约所致,另一方面也有着党内自身的原因。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时,就讨论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准备委员会,次年1月秘书处发出了“第一号通知”,正式启动了筹备工作。但正如作品所写,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不仅没有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加速,反而成为中共七大顺利、及时召开的‘绊脚石’”。由此可见,要将七大进行完整真实的呈现,就需要将会议与会前结合起来,要将七大置于此前党史的全局中加以考察,这意味着七大叙事具有很大的难度。

重大党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要求严格的“硬”写作,它需要作者具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和专业的政治阐释能力,需要具有丰富扎实的党史理论和史料功底。在这些方面,丁晓平经过长期历练,具备一定优势。其反映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红船启航》,获得鲁迅文学奖,取材于党史革命史重要节点大事件的《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等获得广泛好评。此外,他对重要的党史人物毛泽东、陈独秀、王明、胡乔木等都出版有专著。他在这一系列的写作中学习研究积累会通,奠定了在这一领域进行报告文学写作坚实的史学史料基础。《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的写作,根据题材和题目的需要,他搜罗了大量关于七大的档案文献和研究著作,阅读了近百位七大代表的回忆录,特别是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七大上的报告和讲话进行了认真的研读,了然在胸,内化于心。丁晓平践行“历史、学术、文学”三位一体的历史非虚构写作观。他对七大相关史料的丰富获得和精准把握,使作品走进那个历史现场,从林林总总的材料中发现内在的因果关联,激活了历史中的人和事。

■短 评

在历史长河中打捞人文星光

——评杨满沧新著《长河故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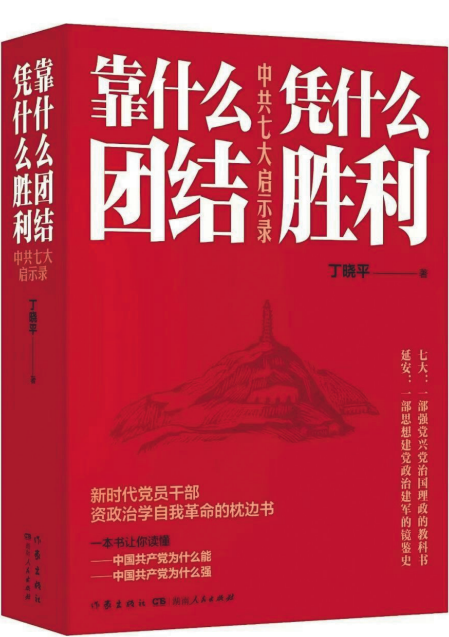
□周大新

杨满沧的新作《长河故人来》是一部承载着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记忆的散文集,作者用一篇篇文章引领我们开启一场又一场跨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全书以黄河流域为时空坐标,用散文笔法,聚焦唐宋文人群体形象,将散落在历史尘埃深处的个人生活片段、诗词文化符号与历史背景细节融为一体,串联成篇,呈现出许多文化名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心灵轨迹,用文字构建起一座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使我们在阅读中感悟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长河故人来》在还原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读后能收获诸多关于人生和文学创作的新感悟,也会重新认识古代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两代的文化名人。全书在结构上独具匠心,共分四部分:前两部分分别解析唐代诗人和宋代士人的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后两部分通过对节日风俗与经典名篇的重读,探讨文学与历史的深层关联。这种布局逻辑清晰,体现出历史时空的纵深感,使人置身于黄河流域及其历史的宏大背景下感受人物的命运。“长河”意象是本书的灵魂。作者借其勾连古今文化脉络,书写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感受文化的魅力和力量,领悟人生的真谛及价值。这种象征手法增强了作品的哲理性,使文化散文超越单纯叙事本身,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

作者多年来潜心研读史书、史料和唐诗宋词,让心灵回溯到久远的过去,与史上的文化名人作精神交流。他的文字既有古典文学的典雅韵味,又不失现代语言的鲜活灵动,在遣词造句间营造出一种诗意的历史语境。如在描写江南古镇时写道:“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雨丝斜斜落下,打湿了斑驳的砖墙,也打湿了墙头上探出的那枝石榴花,花瓣上的水珠顺着纹路滚落,像是古镇滴了千年的泪,那花儿又像是时光留下的吻。”用“青石板”“砖墙”“石榴花”等意象,勾勒出古镇的温婉与沧桑。“滴了千年的泪”“时光留下的吻”则赋予景物以情感与生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雨雾朦胧的古镇,感受着时光流转。同时,作者善于化用古典诗词与典故,为文章增添文化厚重感。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让诗句不再是孤立的文学符号,而成为解读人物精神世界的钥匙。

全书以“故人”为线索,打破传统历史叙事的时间顺序与空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将七大会议与会前、会后的党史结合起来的“长镜头”手法,是《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的重要叙事特点,但这种艺术处理并不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展开,而是以要素关联为线索进行叙事的有机组合。七大首次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这是会议的重大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不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怎样结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错误路线分歧、斗争的焦点。在作品中,丁晓平以大量篇幅叙写了延安整风运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等,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是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环节。这种会议与会前的关联叙事,彰显出历史存在之间本有的逻辑。作品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等与王明错误路线的严肃斗争,另一方面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仅在大会上反复做工作,还派人各个小组动员大家给王明投票”,确保其当选中央委员。这里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团结的力行,也展示了其作为党中央核心的胸怀。第二个叙事特点是会议叙事与会外叙事的结合。作品中写到六大生产运动,涉及经济发展和民生;写到外国记者到访延安、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会谈等,涉及统战、外交以及对国民党的基本原则。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七大会议(包括筹备)的重要历史背景,而且也体现了七大的重要精神,使作品的叙事空间更为开阔,内含信息更为丰富。

无疑,党史题材非虚构叙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主题性。如何在这样的书写中获得文学的品质,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丁晓平在七大叙事中注重宏大与细微的结合,作者突出了事关七大要旨的主体性叙事,同时又能通过细微具体的历史细节再现获得文本的新质和内力。朱德在七大开幕式的讲话中说:“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屋里开会,过去是租的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屋里开会”,是一句平常语,却也成为检视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刻度。作品对“房子”作了专门具体的叙述,包括设计



中共七大会址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林乃舟 作

《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全示录》

以历史长镜头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七大会议的全程和内涵。作品以对七大精神的精准领悟和把握,通过典型场景和细节的特写,彰显其中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历史启示。这是一部不忘初心、致敬七大的历史报告,同时也是一部对新时代兴党强党、治国理政颇多裨益的启示录

的主持者、选址的过程、最后选定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建设规模、结构风格、修建时间、费用以及会场的布置等。作品如实地呈现这些新信息,读者自然读有所得,得有其意。七大的“房子”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处精神圣地。代表是七大的主人公,作品重视代表们多样性故事的讲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代表历时13个月辗转11个省,终于抵达延安。他们跋涉的历程写满了不畏艰难、信念坚定的心路。七大代表中有夫妻代表,还有因为参加七大结缘而成为革命的伉俪,他们的故事在庄严中有着些许浪漫,展现出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本书题目中“团结”和“胜利”这两个关键词,语出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团结”和“胜利”不仅是七大的方针,也是这部作品的题眼。作者以“靠什么”和“凭什么”设问的方式为作品命名,以全篇翔实有力的叙事进行有说服力、有表现力的解题。作品主旨内含于事与人的纪实之中。“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凝聚起人民磅礴的力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统一全党的思想,夯实力量之基,增强党的战斗力。而“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等,是争取胜利的关键保证。毛泽东是《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这本书的主角,也是贯穿始终的结构性人物。作品中的他不仅具有雄才大略,而且能脚踏中国大地,胸怀人民,具有“磁性”超强的人格魅力。“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而要有核心和“基准”。党的七大之所以能够实现团结、走向胜利,其根本在于有这样一个体现全党共识、赢得人民信赖的核心,在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想,这就是丁晓平新作《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创作谈

《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全示录》是我历史写作的“枕头之作”,也是我20多年坚持党史军史写作的集大成之作。我非常欢喜,也非常珍惜。这本书甫一出版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是我梦想中的事。

自《红船启航》后,近年来我相继出版了《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泰山里的中国》等报告文学作品。作品的质量好不好,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关于历史写作的经验,就本书的创作而言,我感觉最需要回答读者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很多人关心为何创作的数量如此之多、速度如此之快。我的回答是:厚积厚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的作品多是重大题材,出版和写作的节奏是不可能同步的,有些作品在数年前就已创作完成,或在等送审流程,或在等出版时机。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故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这本书长达90万字,共800页,很厚很重,像一块“砖头”。有多家出版社因为字数多而放弃了合作的计划,因为书厚,定价就高,害怕影响销售。我坚持不删,不是因为固执,也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不想为了销售而删改,更是因为中共七大的历史实在太厚重,本身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我的坚持是对的。有读者评论说:“一部‘大部头’,但语言鲜活,酣畅淋漓。”素未谋面的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黄俭来信说:“不仅是内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确立创作的重点,教学如何列提纲?写决策咨询报告如何写要点?做科研如何展开如何创新如何出成果?是最可借鉴的方法论!受益匪浅!我想拜读过之后人的思维会有一个飞跃!”

其次是如何写得真?文学介入历史,有一个问题常常被人提起:你写的是真的吗?有虚构吗?是生活(历史)的真实,还是文学(艺术)的真实?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保证作品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出处,是经过调查研究和辩证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抓住了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那么,历史写作要不要想象呢?我的回答是:历史写作同样需要想象。但历史的想象不是小说叙事中的虚构编造,不是移花接木,也不是狗仔队的花边新闻,而是基于事实,以文学语言和个性化叙事,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怀抱强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建构事实求是的坐标系,还原历史事件的现场,抵达历史人物的内心。中共七大代表萧三的儿子萧立昂告诉我:“你这本书见人见事,活生生的,是真历史。”

三是如何写得好?有视频号“高里掌”评论说:“既得党史诸贤击节称善,复获与会代表遗族拊掌称庆,更兼文坛耆宿青眼相加。考其书熔经铸史,文质彬彬,寓富堂之思于俎豆之间,融金石之论入烟火之境。三者兼备,浑然天成,洵非易事。”如何写好历史,当然有学问,也是技艺。本书之所以得到好评,除了内容丰富立体之外,还在于书名。这个书名是我12年前就想好的。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是历史昭示,也是时代呼唤。团结和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关键词,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这个设问,问得好!”本书的创作我始终以问题为导向,6个篇章对应6个方面的问题,每个篇章又各设5个具体问题,全书围绕这30个问题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解答。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有思考有提炼有启示,为读者既打开历史之门,又打开思想之门。一位名叫葛涛的读者在“学习强国”评论说:“本书让七大精神不再囿于教科书结论,而成为可对话、可反思、可践行的活态智慧,为当代读者铺展开一幅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既是对延安时期革命实践的深度解读,更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智慧的当代启示。”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说:“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将继续上下求索,秉文心还原历史,持史胆观照现实,让置身现实的人们在“团结”和“胜利”中找到奔向未来的正确方向和伟大力量。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

穿行于时间迷宫的沉思者

——宁肯《一条河流的两岸》读札

□王德领

宁肯大学毕业后离开北京,去西藏的一所藏区中学支教。在那里,他读福克纳、卡夫卡、萨特,写诗、写小说,去附近的寺庙漫步,上课、家访,更多的时候是在沉思。寺院群、经幡、桑烟、转经筒、磕等身长头的队伍、穿红毡帽的僧人、淳朴的藏民,深深触动了他。虽然他不懂藏语,但内心却被这个虔诚的民族感染。西藏构成了他许多文学作品的精神底色,一直到今天都在滋养着他的创作。

从西藏回到北京之后,宁肯于1987年写了《天湖》《藏歌》《西藏的色彩》等散文。这组散文着意于感觉和印象,如《藏歌》开头:“寂静的原野是可以聆听的,唯其寂静才可聆听。一条弯曲的河流,同样是一支优美的歌,倘河上有成群的野鸽子,河水就会变成竖琴。”这样的散文写法,今天读来仍然豁人眼目。在《我与新散文》中,他曾发出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小说可以不清楚地从一个细节开始而散文不能?尤其像《喧哗与骚动》那样的小说,开始就是视觉与意识的活动,而散文为何不能?”十年后,宁肯又写作了一些散文。这时“新散文”潮流兴起,在沉寂的散文界掀起了一轮冲击波。与诗歌、小说不同,散文对风格的要求极高,作家的主体性更为突出。在“新散文”代表作家中,宁肯的作品并不多,但是风格鲜明。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散文都是“直接从视觉与意识入手,让自己进入某种非回忆的直接的在场的状态,取消过去时,永远是现在时”。以现在时的在场方式,从自我感觉出发,将“物”感官化。这种时间意识激活了散文的文体,宁肯将诗歌、小说、音乐、哲学等元素融进文学创作中,重塑了散文的血肉与筋骨。他在20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创作的散文中,多了沉思的色彩,叙述节奏变得缓慢。散文《在一棵树回忆中》写道:“午后,异常寂静,狗睡在墙边,拖拉机像静物,石头房子有短小的阴影,牛粪堆几乎自然。一切都在产生自己的影子,我也一样。我不动,村子也不动,一切都不动了。我被如画的背景呈现出来,身体布满阳光的颗粒。”一个平常的村落在“我”的感觉里变得不平凡,这里既有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子,更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气息。《秋天》中写道:

“对于我,光阴从未流逝过。我待在时间中,就像待在羊卓雍错、纳木错或斑戈湖的湖心。湖水不会流失,反而会有许多的时间注入。有那么多赶来的时间、河流、鸟,我活得寂静而充实。”在这里,时间是复数,是动词,也是永恒的存在,活在“我”内心的静观中。好的作品,都是流动在这种缓慢的时间里。

时间是解读宁肯作品的关键词之一。他的作品拥有多重的时间,叙述者既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在他这里,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相互缠绕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文字的世界里,他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上随意出入,自由而无所羁绊。通过时间,他找到了进入北京的入口,回到了北京城南的家乡。散文集《北京:城与年》与小说集《城与年》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精妙的互文,散文中“我”的成长经历与小说中人物的成长历程纠缠在一起,读来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难以分清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屋顶上俯视人间的少年,与大黄猫一起在严冬夜晚取暖的少年,在胡同里打架玩闹的少年、国庆节前夜间扫过天空的探照灯光柱,等等,同时在小说和散文里浮现。

宁肯的《蒙面之城》最初是在网上连载的,之后在《当代》发表。那时的网络文学刚起步不久,作品中那位只身闯天下的名为马格的少年,就是宁肯的精神化身。自2015年起,宁肯开始探索用微博写作:“它也不同于日记,它以‘分’为时间单位,甚至一下越过‘小时’,它使时间与生命大大提速。”微博写作的即时性与互动性,是对人类思维跳跃性的模拟。随笔集《思想的烟斗》收录了作者创作长篇小说时的思想碎片,收录了八九百条微博,其中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尤为鲜活有趣,能够为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和精神世界提供丰富的注脚。

行文至此,借用宁肯在《等待莫言》一文中的话,稍作修改,作为本文的结尾:钟表匠坐在他的世界里,终年与时间打交道,修理时间,或创造时间,与街上的市井生活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一个年深日久的散文家也差不多就是这样,或者就该这样。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搞文必在纬军国 负重必在任栋梁

□丁晓平